沖庵顧先生撫遼奏議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六

通州　益卿顧養謙著

疏

議處諸酋善後事宜

題為議處諸酋善後事宜以安內外計乂遠事據
整飭開原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成遜呈蒙臣
批據開原城致仕官劉鑄等呈稱北關仰逞二
奴子那林孛羅卜寨圖復父讐不修朝
貢又與猛骨孛羅康古六謀害歹商破我藩籬不
聽宣諭是以本院恪遵

明旨協同鎮守大將相機行事親統大兵聲罪致討
二酋見大勢難支方倒戈遥叩乞哀當此時兵
力非不能盡殄厥類第恐此寨一空反為北虜
竊據今日善後之計莫如因其乞哀而姑以撫
許之陰以養我之鋭固我之垣彼如常順我常
撫之彼或作梗我再議剿使撫剿之權我常握
之而彼不能出吾範圍之外則恩信並行恵威
兼至不惟見我
天朝天地之量而窮寇勿追或亦兵法之所當忌也
下情縁由具呈蒙批仰開原道查議通詳此繳

又蒙臣憲牌仰本道即查北關二酋是否誠心
歸順應否撫處聽其
貢市猛酋母子應否寬宥康古六應否放還兩關
四酋應否令其與歹商講和講和之後歹商作
何安插王台子孫究竟作何保全務求外安夷
部內安軍民可垂永久如或夷情叵測不妨再
議征剿審諸與情事體酌議詳妥具由呈詳以
憑會
題施行蒙此行據安樂州代州事都事劉一貫申
查得北關那林孛羅卜寨二酋先因報父之讐

執迷不順屢次欺害歹商近見大兵征剿畏懼
殺戮倒戈叩降誠心歸順相應照舊撫賞聽其
貢市猛酋母子似應寬宥康古六亦應放還為歹
商之羽翼兩關四酋應與歹商講和講和之後
歹商仍歸原寨安插住種宣諭四酋不許謀害
庶王台子孫保全無虞則外安夷部而內安軍
民可垂永久如或夷情叵測謀害歹商另行請
兵征剿緣由到道看得前項事宜既該代安樂
州事都事劉一貫酌議停妥又經闔城鄉官士
庶耆老屯民劉鑄等衆議前來相應酌議以安

地方以垂永久等因又據本道呈蒙臣憲牌仰
本道即便督行開原備禦王汝徵趂此兩關夷
人俱在查照開去條款逐一譯審斟酌議擬妥
當務俾夷情長便地方久安具由登答詳報以
憑會
題及曉諭諸酋遵守計開一
勅書作何分給要見南關該若干北關該若干一各
夷寨應與講明分定一兩關部夷先有互相搶
奪及投奔在部者即今既已講和作何處分一
故酋網實妻子康古六既巳不收作何安插下

落一各酋乞討牛種應否酌量給賞其餘未盡
事宜一併查議開報蒙此行據備禦王汝徵呈
依蒙隨將兩關夷人遵照款目譯審明白照款
登答及曉諭諸酋遵守緣由到道看得善後事
宜既經王汝徵照款條議前來又該本道逐一
覆議似屬長便相應依擬開呈一查得兩關夷
人皆海西舊種
國初收為屬夷共給
勅書九百九十九道每
勅一道驗馬一匹進

貢例也中間兩關互有强弱故

勅書亦隨時多寡不一今華

肯薄伐二奴之子業已歸附則前項

勅書似宜平分南關應給五百道北關給四百九十

九道皆已乞從無復爭競一查得兩關讐殺時

康古六温姐猛骨孛羅皆叛投北關同攻歹商

歹商不能支投中暫住其寨被猛骨孛羅殘毀

不堪猛骨孛羅亦自燒寨往十八里寨居住今

既講和合令各歸本寨修理照舊安插不許再

相侵奪一查得兩關相殺四五年又值凶荒之

歲各無糧米其附部夷互有脫逃投順者今講和既定例應斷歸原主除已往者聽其自便外其將來但有投奔者許各將原人送還不許隱匿以啓釁端若投降

中國者查係漢人留發原籍若果真夷審是何寨部落即送還之以安夷心一查得王台在日生四子虎兒罕赤三馬兎綱實猛骨孛羅也其康古六亦台姦生子也虎兒罕赤生歹商三馬兎生兀把太綱實生三子皆幼而綱實死遺妻孫姐先為康古六所收後康古六娶北關女遂棄

孫姐後又投南關配温姐棄孫姐如故歹商以孫姐與兀把太為妻并所生三子随母存住今講和闇康古六温姐初有爭孫姐意及以理析之康酋亦不收令歹商殺牛為誓以馬償之今仍與兀把太完聚一查得各酋彼此節年搶掠又值境外窮荒所以各夷寨内家家乏食即近沿邉偷牛竊馬亦窮之使然也今既歸附思欲照前耕種以為生計而無牛具子種故乞哀請討亦真情也似應憐其苦哀其窮而量給之使彼地有所出則不我竊况原係屬夷既復効

順即吾赤子何忍坐視不救且成大事者又不當計小費也一查得北關卜寨等南關康古六歹商等建州奴兒哈赤等畏我兵威慕我恩惠既皆變其桀驁之性誠心款服矣使其永無紛爭萬年一日則我亦當視為赤子倘既服之後或關有作梗再相讐殺者如係北關則令南關及建州二部隨我攻北如係建州則令南北二關隨我攻南若係南關則北招卜寨那林等南招奴兒哈赤等隨我合攻南關務令彼此相安永為藩籬則或剿或撫權常在我而東北一帶

可常保無虞矣一奉

旨議剿北關屬夷原

命督撫鎮相機行事所謂相機者蓋謂或剿或撫或徑撫而不剿或先剿而後撫觸機而動觀變而行審利害權輕重惟求事濟邊安而不為一身之計非謂專主於剿也若謂北關之夷奉

旨剿除而必盡殲其族類則城寨一空誰與為守必為騷夷之所竊據若謂康古六為奉

旨梟示之酋不宜輕放則殺一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猛骨孛羅子毋遠遁不

可收而歹商之勢益孤東北一帶兵連禍結殆無寧日矣今於北關因其不聽撫而剿之剿之而服照舊撫之留不盡之威施不測之恵彼亦傾心而内向於康古六因其叛而擒之哀其窮而放之慰温姐以收猛骨孛羅而安歹商三酋原係一枝今感不殺之恩而和好如初又為之均

勅書分城寨定婚配給牛種處逃夷再為榜諭使各安居耕種買賣勿相侵奪以啓釁端則本我屬夷不妨待以赤子而我之軍民亦得放心耕耨

而不虞其擄掠所謂相機行事者意蓋如此不然刻舟以求劍膠柱而鼓瑟開原之事将不知其所終矣等因又准鎮守總兵官李成梁手本准本院手本行據開原条将吳希漢呈據備禦王汝徵呈前事到鎮據此為照二酋作孽構釁結黨稱亂疆場為梗

明旨責成相機撫剿本院與本鎮欽遵統兵至開原面承本院方畧本鎮率衆抵寨下令戒殺監旗招降部夷落羅歸順不誅二酋負固抗拒迎敵殺我撥夜兵方追斬攻克柵寨三層大砲擊其

中堅人死壁穿二酋喪膽遥叩乞哀請降遂收
兵不攻待以不死彼固投誠我亦以誠待之許
其
貢市照舊撫賞仰體
皇仁好生之念不敢有違撫剿之
命宥猛酋子母内叛之逆放康古六生還安歹商以
復業合諸酋歃血和盟建夷奴兒哈赤今亦與
歹商結親王台子孫庶保無虞開原藩籬庶不
輕撤軍民樵採耕牧舉得其便設或各酋後有
他變再議征剿師亦有名彼又何辭既經呈希

湨議呈前來煩請裁酌會
題施行等因該臣公同鎮守總兵官李成梁及兵
備副使成遜備禦王汝徵將康古六於四月初
一日放出訖案照先該臣等節次會
題開原北關夷酋那林孛羅卜寨讐殺南關王台
子孫猛骨孛羅歹商不聽宣諭并擒獲康古六
及猛骨孛羅投赴北關各緣由俱該兵部覆議
奉
旨邊務夷情責成督撫總兵相機行事臣等欽遵已
經會行總兵官李成梁統兵至開原出境攻擊

北關城寨二酋出城下馬遥叩乞哀願和歹商
効順
中國遂准降罷兵而還并有功死事人員會
題訖隨該臣會行鎮守總兵官李成梁及據開原
闔城鄉官士庶耆老屯民劉鑄等具呈節次批
行開原道各將善後事宜查酌計議去後續准
總督軍門咨為火災迭見事出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荅
天心事准兵部咨該户科右給事中胡汝寧題内稱
遼左之屬夷方在議處乞

勑當事諸臣毋貪功以輕動毋妄殺以傷和務酌剿
撫之宜期為萬全之舉等因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准本部咨為遼左班師報捷逆
虜讐怨方深乞
勑當事諸臣嚴加防備以保孤懸重鎮事該兵科都
給事中張希皐等題據該鎮所報那林孛羅等
邊事夷情伏乞
勑行該鎮諸臣各殫任事之忠永懐桑土之慮歹商
作何安揷康酋作何處分猛酋之懐疑未附者
作何招撫那卜二酋之挾讐恃險者作何覊縻

各兵信地有無緩急之當增損各路將領有無
勇怯之當更置一切善後事宜從長酌議具
奏務俾孤懸之地有所恃以無恐積怨之虜有所
畏而不來庶足以安邊陲紓
宸慮而
朝廷委任重臣之意與各臣樹功圖報之心兩無
負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會行總兵官嚴
督大小將領等官時時隄備屢屢戒嚴哨探預
明撫處必當固不得輕舉妄動致啓釁端尤不

得息緩因循少踈邉備務保萬全毋容一失一
切善後事宜從長酌議具
奏以憑議覆施行又准本部咨爲仰遵
明旨剿服負固逆酋恭報捷音以慰
聖懷併乞
俯録獲功死事人員優叙危苦勞臣以昭激勸大典
以安孤懸重鎮事該本部覆議内稱賞不踰時
固
朝廷激勸之大典事求善後尤邉關捍禦之良圖
今據二孽雖巳伏辜然夷情變詐靡常日後控

禦當慎即如疏內所稱歹商之講和作何安揷那卜二酋之分管作何約束溫姐猛酋康古六之拘繫作何處分查照科臣條議詳為慎始慮終必使可驅可策若彼馴羊無容尓臧尓然有如厝火其在撫鎮二臣尤宜益殫猷為無懷疑畏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又節准軍門咨同前事已經通行遵依外今據前因續據開原兵備副使成遜禀稱康古六四月十六日出癍子又因小肚疼於四月二十九日死至七月二十日又據本道

禀稱温姐生乳花瘡於本月初三日亦死及查
先後節據該道禀稱南北兩關四酋相見結婚
盟誓交歡之狀甚悉備禦王汝徵宣諭調停之
節甚詳及歹商願歸原寨與那林願補十五年
貢馬之請甚切最後以八月十六日而得那卜二
酋爭
勑貢馬之故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鎮守總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寧遠伯李成
梁議照

中國之有屬夷也猶居室之有藩籬也不可廢也
馭夷之道不出乎恩威恩不可化以禮義而以
撫威不可加以刑罰而以剿然撫之者所以普
皇恩也主於誠制其命而服之可也不可事姑息而
啓戎心剿之者所以宣
皇威也主於斷不得已而用之可也不可好功名而
開邊釁總之藉力於諸將士而不可與諸將士
謀上體
皇心下覩情勢撫剿互用當機而施期於制夷狄安
封疆而已有如不得已而用剿以為撫則首功

不足多而善後之圖不可忽焉而不之講也盖尚首功者諸將士之事也志在功名也圖善其後者督撫鎮道之事也志在體國而安邉也所事則一而志之大小判矣夫海西把婁夷種自永樂初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為我藩籬至王台而益効忠順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相率內向而開原高枕是時王台近廣順關稱南關酋二奴近鎮北關稱北關酋各以便叩

關

貢市而北關實聽命於南關及王台死其長子虎

兒罕赤亦死二奴以侵南關誅事在萬曆十一年而二奴之子那卜二酋者脩父怨益急攻南關不聽我撫諭又蕩搖我邊疆凡五年不庭勢日以張是二酋者撫之必不聽者也臣是以有

興師之

請溫姐者王台後妻而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孛羅少而台他子康古六者長康古六實妻其後母溫姐而親北關又讐其兄虎兒罕赤而并心於其子歹商名為南關酋實與溫姐啓北關而內為賊是南關惟歹商孤立守其祖王台之業而衆

皆賊也臣是以有並處康酋溫姐之議猛酋竟
又以北關攻歹商背我大德不聽我撫諭而建
州酋奴兒哈赤者亦將結婚北關而以歹商為
事是二酋者又北關之佐而歹商之敵也臣是
以復有按臣勘議之
請會浮詞亂真而撫剿之計未明也臣是以有督臣
臨戎之
請及督臣定謀本兵決策
皇上屢有相機行事之
旨也臣與大帥是以有東征之師臣謂大帥今日之

事屬夷也不得已也宜以剿為撫先嘗以撫不
聽而剿既服而撫是謂相機稱
明命也則盍先示之不殺會科臣胡汝寧有方春戒
殺之說適與臣合大帥是以有誓師之令及我
軍出塞招落羅全其寨不妄殺一虜而二酋阻
衆來抗反戕我三人大帥是以縱兵斬其騎遂
破其重城乃又負內險下木石如雨殺我先登
之士是以發大砲擊其中堅大砲所及城壞壁
穿而人有洞胷死者二酋始窮泥首歸命大帥
是以下令班師示有餘威而以恩終為可撫之

地一操一縱間不容髮此
皇上所謂相機本兵之指授而督臣之節制也臣與
鎮臣安敢違也當是時我兵幾二萬衆馬稱是
也開原開原褊小不歲而倉無糧勢不可久欲
悉還還則所經過不無擾且當稍留以觀變於
是視遠近漸發而還而留勁卒三千人稍待於
開原鐵嶺之間是時康古六尚因歹商度怨甚
益恐令盡其寨卒衆以居内地北關二酋新受
兵驚畏未定猛酋毋子亦稍徙而不敢前開原
士民則以為撫鎮二臣會且

獻捷提兵去復遺不結之案有如虜乘虛報我者何以待之內外疑懼莫知其所終臣鄉者謂首功不足多者非矯也首功者諸將士之事也是其小也不於此時為善後之畫而怱然提兵以去則目前變態他日兵端又何可窮已耶本以安邊而遺之患自多首功偉

恩澤不復顧其後是卑官小卒之操耳豈

皇上所以丁寧二臣之意與二臣所以効忠而報

主者哉會科臣張希皐所條上洞達周悉不啻履開原而覩其狀也臣是以與大帥俱留副使成遜

言於臣曰建州酋奴兒哈赤者初欲結婚北關攻歹商數窺我動静為北關耳目今聞我急歹商則又欲婚歹商歹商許之婚亦一羽翼也不如因而成之大帥乃使通官佟惟動馳撫順關傳諭奴兒曰汝失期不貢又欲婚北關攻歹商將並誅汝汝罷北關婚婚歹商又速來貢乃釋汝使長東夷語既傳佟惟動遂還不復顧

班師之後四日那卜二酋數使其部夷來請願入馬復

貢且和歹商而猛酋母子亦數使其部夷來請臣
與大帥亦數使人往諭之而皆懷疑觀望不敢
直前則以康古六尚囚故盖當劉二奴時在事
之臣恐二奴狡不可並得故先以計殺之不得
已也若康古六則參將李宗召招之而即至耳
臣至開原而始聞其詳諸酋之言曰
中國詐我耳往者二奴今之康古六夫非詐取耶
我是以不敢來來畏死不來又畏死是以趑趄
耳夫以堂堂
天朝今年招一酋因而殺之明年又招一酋又因而

殺之非所以馭屬夷而示之信也將益疑諸酋且必多事為禽康酋之復以詐也臣是以決策釋康酋然康酋之當釋其說凡有六焉初酋之械繫至廣寧也恐溫姐合他酋率其子以去故還置之開原使收溫姐曰將釋汝也及發兵時恐其變乃復囚之今不如遂成其信一也酋之得罪也以助那卜二酋故令二酋既待以不死而獨死康酋是輕重失倫也二也康酋溫姐者其名分長諸酋實提衡兩關若欲悉殺諸酋立歹商則康酋溫姐首當誅若欲和諸酋扶歹商

則康酋溫姐首當釋三也即欲悉收諸酋而康酋先以招死是教諸酋遠我也釋一酋而諸酋皆在範圍矣四也且今日之為歹商也豈非以王台之故耶康猛兩酋皆王台子而歹商則其孫也北關酋以侵王台子孫有逆狀則罪之康猛兩酋乃又助北關侵歹商有逆狀則又罪之其理直其言順也而使歹商能立即悉殺諸酋立歹商兼有其衆其誰曰不可臣至開原覲歹商其為人氣弱而多疑不能著其左右其左右多有離心即悉殺諸酋而立之必不能有其衆

而立也有如不立者是王台之子孫從此滅矣本以為王台而卒至於滅其後非初意矣今不如釋康酋使和兩關安歹商諸酋見康酋得釋必不復疑而又畏我必重歹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之子孫皆全矣蓋彼一時也威未加而難讋服也此一時也威既加而可讋服也是釋一康酋者乃所以安歹商而悉全王台之後也五也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懷德畏刑當必我報且將使歹商許奴兒婚内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寝北關之謀又和兩關諸酋使

翼歹商力可制奴兒不得以姻故而啓并吞之釁此制東夷而安東陲之畧也六也康酋温姐釋那卜二酋歸而猛酋不足言矣建州酋遂可秉餘威傳檄而定矣况開原士民之言既若彼而鎮道之議又若此臣是以決策釋康酋非敢擅也其機宜宜爾也用以稱

明命也不以一釜中魚故而失諸酋遺後憂也康酋有子甫八歲而椎黠能為其父請死先以入視其父在開原康酋曰如釋我者請以此子為質衆皆曰必質子乃可釋康酋臣以為不然乃諭

之曰釋汝而汝背德乃殺汝八歲兒耶去則俱
去耳且汝所以長海西者以
中國也若背
中國必遠遯而可遠遯誰復長汝耶乃以前一日
稍給賞其子而遣之其明日釋康酋因而諭之
曰
中國之為歹商以王台故也所以因汝者以助北
關侵歹商也汝亦台子也終不忍殺汝今釋汝
使和諸酋扶歹商修汝父之業歹商安危汝則
任之酋叩首曰唯唯乃教歹商事之以叔父禮

而殺牛歃血為誓夫誓夷所重也先是海西部
夷男婦凡三十餘人以饑來投我至是則以屬
之康酋而稍給之布米且戒曰是以饑來投非
背汝也必勿殺酋叩首曰不敢必置之近寨守
關門乃與康酋以酒脯銀牌衣布釜鹽農器之
屬如
貢市犒賞之節而遣之是為四月一日也是日北
關部夷與建州酋請婚之夷皆在令傍立而見
遣康酋建州夷馬三非者能漢語叩首而言曰
鄉者大兵臨北關破其重城又以大砲擊其中

堅危甚二酋不早降者死矣乃知
中國之威而竟舍二酋又釋康古六乃知
中國之恩小夷聞之無不畏服使建州酋得婚歹
商者願長効順守東陲乃令歹商許之婚稍給
賞而遣之康酋出則促温姐來見温姐懼不肯
行酋怒曰我好男子又酋長也乃釋我不殺而
殺汝婦人汝不行者我且入與歹商居
中國若令我殺汝母子我不得不殺汝母子又使
人言於北關二酋曰
中國竟釋我矣我寧死不二汝兄弟急内向自存

不然

中國若令我殺汝兄弟我不得不殺汝兄弟於是溫姐率其二女及部夷男婦數十人來見臣等數之曰海西之以王台重也中外所知也汝王台妻而北關女也康酋雖汝後夫與猛酋實皆汝子歹商則汝孫也那卜二酋則皆汝姪也王台死中外視汝如王台汝何不主持兩關使相和各保其業以守我邊疆而反為禍本今日誅汝巳後而汝婦人不足誅汝何以自贖且汝今日屋廬焚燒衣糧寶器悉為煨燼舍其糧田不

敢耕孰與當時富日則巖棲夜則徙於林木風
雨驟至疑為
天兵孰與當時安部夷各逃其生若魚鳥散不復汝
顧而
中國之視汝不啻犬豕矣孰與當時之尊且榮也
海西之不家而諸酋為戮則汝一人之故汝何
以自贖溫姐有懼色口刺刺不成言譯之則曰
不幸子孫皆少不聽教乃至此今日生死唯命
臣等曰死汝何益矣今日生汝而汝求所以生
乃不死汝能令諸酋侵歹商獨不能令諸酋和

歹商耶事在汝矣溫姐曰唯唯乃教歹商事之以祖母禮而為誓如前臣等所以犒賞之亦復如前是時那林孛羅使其中軍兀蘇魯哈卜寨使其中軍卜三以馬二十匹來

貢臣等詰之曰二酋恐乎二虜叩首曰安得不恐曰聞那林酋益繕其城以守有之乎曰有之畏死也臣等乃呵之曰若欲撫汝為我藩籬則唯恐汝守之不固也若欲剿汝掃爾巢穴則恐其守之不固也汝屋居而城守將安逃乎且汝効順時入市則有開原之賞入

貢則有
闕廷之賞江上遠方之夷以貂狐參餌之屬來者必
藉爾得通汝得操權而中分其利汝布帛米塩
農器之屬又一切仰
中華汝內恃
中國而外無恐耕田及數百里之外圍獵及數百
里之外收木耳松子一切山澤之利及數百里
之外出則累月連旬而不必返顧也入則盈囊
滿車而無憂要奪也汝亦人也非必惡利而好
害舍安而就危也今

貢市不通而
賞絕江夷道塞而利失禁汝布帛米塩農器之屬
而坐困日則登山而望夜則棄城而守五十里
外不復敢耕田圍獵而收一切之利也又藉兵
北虜恍忽太以守後動以千騎盛氣而抵汝有
德色而索無厭汝二酋不能供則索之部夷布
米牛羊殆盡而部夷窮多怨二酋而願內附我
第傳諭部夷有能斬二酋頭來者即立為長長
北關汝二酋可不煩兵而立誅也為言二酋秋
將取汝之禾春則加兵馬破汝城寨汝有何衆

耳歲殺汝三千人三年而盡而二千人五年而盡而千人十年而盡况我兵勢盛而汝内難作寧能久乎汝二酋何恃而不恐蓋當部夷來請時此語已先傳其小酋外苦恍忽太而内畏誅果有明言將叛二酋而内附者而康古六之言又至二酋恐是以使其中軍二虜先代巳而請也蓋二虜者二酋所託重也故臣等復詳諭之二虜皆能漢語即叩首曰諸所言者二酋業聞之又見康古六釋而得其言恐甚而令我二人來我二人實代二酋而請死不敢復貳唯是兩

關

勑書不平乃無爭耳是時兩關要領之夷皆在其

爭端不獨

勑書也又不獨北關與南關爭而南關亦自為爭也

於是諸夷皆聚而訟焉臣是以悉與之平蓋自

永樂以來給海西夷

勑書由都督而下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不盈千

兩關之酋領之視強弱為多寡先是二奴之父

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

而北關不能三之一今日兩關之強弱則可以

也宜無論其強弱而與之平於是與南關以五百道與北關以四百九十九道差少其一以存右南關之意而南關康猛歹商三酋則又分給之各有差北關二酋則聽其自分諸酋皆服然兩關以爭鬭故田失其業而饑甚南關為又甚而歹商又甚於是諸夷皆乞牛種則屬副使成遜安所得牛種而與之成遜曰倉則尚有備賑之餘糧牧則有撫夷之牛也於是諭諸夷曰汝輩皆我屬夷也若其逆誅之唯恐其不盡也若其順養之唯恐其不周也使汝饑而坐斃不忍

也欲食汝不能遍也固不如使汝自為生汝外安則小夷不為盜小夷不為盜則大酋不得罪是使汝逃死而樂生也牛種固不汝惜於是首先給歹商次給康裔温姐如歹商那卜二酋以未親入關視南關有差而加兵時卜寨破而那林尚全故那林視卜寨又有差實用以携二酋也及分城寨歸逃夷處分故酋網實妻子制海西建州諸夷之畀悉如副使成遜議諸夷皆感服無後言又諭諸夷曰開原父老嘗為汝請也而有今日使之德開原而樂為我藩籬夫諸酋

順逆之利害既較然如前此諸酋所以不得不聽撫之故也若邊氓則無虜患而有安居耕作之樂市廛則有貂狐麋鹿皮韋參餌松子之屬乃遠近商賈所用以為生既免其害而復收其利此開原父老之所以為諸酋請也權利害計久遠外安夷部乃所以內安吾民也此臣等之所以歸計於撫也臣乃謂副使遜曰事大定矣撫鎮可以去乎對曰可矣於是臣與鎮臣提所留兵而還臣後鎮臣一日行是為四月十有一日也諸夷羅拜送於郊若不忍見二臣去者二

臣還廣寧無何而報虜酋死副使成遜述其遺言甚忠臣等深惜之然温姐年未五十而失其壯夫勢必復合他酋温姐而復合他酋者則又生一事端矣而是時諸酋之

貢尚未入臣等方懼其善後之無狀也忽奉

恩命則自督臣而下

賞賚加隆各有差臣養謙則且及先世矣鎮臣李成梁則歲加祿矣副使成遜則進而參政遊擊吳希漢則進而參將矣夫事未終而先受

恩臣等是以益感益懼圖之益慎而

奏報之不敢苟也恐後無驗而重其罪也於是

叅政成遜為畫而急溫姐溫姐亦久病意未決

而忽以死夫康酋者奉

旨當死者也乃用之樹信諸夷業有成而竟以死死

康酋則其難在溫姐而又竟以死此豈臣等智

力之所及哉蓋天祐我

國家欲宴然東陲而絕禍本也

皇上之威福也顧兩關四酋不相見恐後有居中為

構者則其釁終不消於是叅政成遜主其事而

備禦王汝徵實任之卜寨者首先被兵最甚而

急內附者也則先致卜寨使親歹商而那林妻則歹商姊也視卜寨更親因詰那林曰汝於歹商視卜寨更親親歹商乃後卜寨耶於是那林親歹商又因以詰猛酋曰汝於歹商則叔姪也視北關葢親北關業親歹商而汝反踈耶於是猛酋親歹商竟使四酋相見重約婚姻殺牛歃血為誓而爭先驗

貢者王汝徵之力也其所以久者則又以那卜二

酋爭

物故先是臣等給二酋牛種實有差而那林猶強小

寨與之平那林又曰被兵時非我城守卜寨死矣

勑書則我當多卜寨曰我首被兵而禍甚當稍益我而反汝厚耶相持久之然卜寨竟讓那林

勑書凡六道那林乃巳王汝徵因其爭得操權而軒輊之是以二酋各求勝而內向益堅也夫釁之始也起於諸酋之相攻而卒成叛故令之轉逆為順也不得不和諸酋而消其釁端令四酋釁消而且次第入

貢矣那卜二酋且願補十五年之

貢矣建州酋之
貢巳先入矣善後無遺事而東陲可宴然矣此則
臣等所藉手以報
皇上者也若夫向者首功又安足多也此非臣之能
也
内閣輔臣遺書誨語之所諄諄也本兵大臣督臣
飛檄之所縷縷也科臣建議之所惓惓也按臣
面商之所懇懇也大帥則以不殺善其始兵吏
則以苦心成其終而臣無足稱焉臣故曰非臣
之能也然非

皇上俯容督撫等官相機行事則何以有今日哉夫
海西之事前此兵吏非不言撫也而不以誠故
酋皆不信亦非不言剿也而不能斷故亂竟釀
成其於機遠矣由此觀之馭東夷之畧蓋可覩
已當撫而不撫是不仁或事姑息而託於撫將
啓戎心是又欺也非所以普
皇恩也當剿而不剿是不義或好功名而託於剿將
開邊釁是又欺之甚也非所以宣
皇威也總之相機之
旨今日奉之以成功將來守之為妙用是體

國安邊之臣所宜洗心服膺而相傳不朽者也及查効勞員役除開原叅將中軍三萬衛都指揮僉事申克寛右哨千總本衛都指揮使佟應詔前哨千總本衛指揮同知管應律本衛指揮僉事孫策安樂州指揮僉事李豸遼海衛百户皇甫受海州衛百户高尚仁七員通事陳天福謝安高應魁李承武四名容臣等分别奬賞不敢瀆

聞外若開原兵備叅政成遜心誠才裕應變不窮臣未至而持其危既至而資其議既去而要其成

功當首敘開原衆將吳希漢勇足當鋒智能料
敵外整兵以威虜而内以協道臣之謀功當論
次但二臣者已蒙陞
賞無容再議所當紀録者也若開原備禦王汝徵
者機圓口辯百慮能周持長短用剛用柔綏頰
鼓唇以籠絡諸酋者非汝徵誰其任之且每有
機變與諸人言多不省而汝徵即解此一臣者
善後之勞居多所當加以遊擊職銜照舊管備
禦事以終其績者也開原兵備道中軍三萬衛
指揮使王守官鎮静有謀傳宣得體鎮北堡提

調遼海衛指揮同知李尚德威聾犬羊信安反
側先守鎮北堡三萬衛署指揮僉事皮承德守
堅孤壘辯折驕酋今守鎮北堡安樂州百户王
應期設備無虞提兵有要以上四臣均當
賞賚紀録以為勸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将成遜等再加查議
題覆及将臣等善後事宜仍行廵按御史查勘稽
積案詢輿論審諸夷情問諸開原父老考先後
之得失辯撫剿之機宜使馭夷之要畧臣等之
心事較然白於

朝廷之上士大夫之間東陲幸甚臣等幸甚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七

通州　益卿顧養謙著

疏

甄別練兵官員

題為甄別練兵官員以昭勸懲以勵人心事據山東布按二司整飭金復海盖兵備管苑馬寺卿事按察使郝杰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參政栗在庭整飭開原兵備右參政成遜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副使鮑希顏整飭寧前兵備僉事王邦俊各呈將分隷營伍

簡練過兵馬器械分数及各練兵將領備守等
官分別勤惰回報到臣又准鎮守總兵官寧遠
伯李成梁手本將督查過各營將領等官練兵
分数分別等第回復到臣准此案照萬曆七年
八月內准兵部咨為土酋屢挾貢市遼鎮孤懸
可虞懇乞
聖明申飭兩鎮邊臣協心防禦事該前任巡撫都御
史周　　等會
題條議練兵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題大寧謂該鎮
兵馬惟正兵一營簡練已成数若不多各營將

領雖經簡練率多未精欲照近議於七月中旬
責令總兵官親詣各營閱視年終督撫稽覈分
数多寡考其将領道寺勤惰深得責成之法合
無依其所擬咨行該鎮督撫衙門查照所議行
令總兵官於七月内親詣各營點視要見軍丁
馬匹果否精壯盔甲器械果否堅利務在略去
虚文幹理實事督率查閱一如正兵選練之法
中間将領有簡練無效者輕則懲戒重則參究
每歲終即以練兵分数多寡分别各官勤惰聽
督撫舉劾懲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各兵備道轉行各將領等
官欽遵查照簡練及會將正兵營盔甲臂手弓
箭腰刀撒袋每營各發一件立為式樣行令照
式修整又每營每季酌給操賞銀兩責成各道
監督簡練除萬曆十五年已經分別會
題外今照萬曆十六年又該總兵官李成梁親驗
及委官查點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張　查據各營簡練實数恭以上
年點驗舊冊各將領等官之勤惰盖有莫可掩

者除新任與增練不多怠玩未甚者臣等量行
分別奬戒不敢槩瀆
聖聽外查得廣寧正兵營并各路副叅遊擊守備備
禦各官一年之内或訓練精壯增補兵馬或增
造軍器修整器械数多者如廣寧正兵營哨探
右都督副總兵李平胡前鋒加銜副總兵李寧
選鋒左營加銜遊擊唐伯美督陣原任副總兵
秦得倚標下中軍原任遊擊張世爵坐營中軍
吳嗣勲管前鋒裏降夷所守備高良弼前鋒哨
探營加銜備禦李繼武選鋒中營加銜備禦高

貞廣寧備禦張朝勳正兵營旗鼓官臧文綵勇
各冠軍氣俱無虜遵大帥之號令直前而不顧
死生練衆卒之精神赴急而可蹈湯火歲歲著
擒胡之績人人懷報
國之忠又如遼陽協守副總兵姚大節守前協守
副總兵王維貞管海盖叅將事加銜副總兵孫
守廉管正安堡車營遊擊事叅將郭夢徵守遠
叅將祖承訓復州叅將佟養正開原叅將吳希
漢寛奠叅將陳嘉寵鎮武堡遊擊蔣國泰中右
所遊擊栢朝翠中後所遊擊楊紹祖瀋陽遊擊

金承武遼陽車營遊擊王印錦州遊擊將位管
義州叅將事遊擊王紹芳管開原備禦事加銜
遊擊王汝徵清陽堡備禦劉維藩長勇堡備禦
毋承宣鐵嶺備禦崔吉西平堡備禦楊紹先盖
州備禦王綬寧遠備禦葛逢夏懿路備禦彭國
珍中固備禦宿振文清河守備佟養中義州備
禦李都慶雲堡備禦裴邦瀚中前所備禦亢思
恭撫順備禦張三畏鎮靜堡守備戴良棟廣寧
右屯備禦陳志慶處據兩河之要害人人選百
衆之豪雄聞警赴援如首尾中之必應隨營用

命若身臂指之相通二恊並著於東西諸將各修其部曲以上諸臣俱練兵克勤所當薦揚録用以示勸者也又查得整飭金復海盖兵備按察使郝杰慷慨臨戎忠誠任事練卒得熊羆之旅考牧收騋牝之良勤賑恤而全遼之元氣以培修城堡而兩河之腹心以固功高保障才裕拊循分守遼備右叅政栗在庭沉毅有執精敏好謀談邊援今古而疊疊不窮製器足守攻而種種盡善諭建酋獻逆虜之馘保東陲開直道之遄駕馭長才安攘大略整飭開原兵備右叅

政成遜智能應變明足燭姦稽覈嚴而餉不虛
縻苛美多而士因宿飽撫夷已輸誠於內向大
兵可不試於東陲籌畫當機鎖鑰堪寄分巡兵
備副使鮑希顏鎮靜有體寬裕能容舉安邊之
要略而修守嚴發侵餉之巨姦而法紀肅遇洊
饑救荒有策當大虜應猝無難邊塞長城
國家重器整飭亭前兵備僉事王邦俊嚴浮俗素
秉實心處衝邊勤修實政新設將而[illegible]張營伍
已曲盡其調停乍華餉而搖動軍情益深賴其
安集才猷遠大問學淵深此五臣者俱應紀錄

以需大用者也又查得蒲河備禦趙之牧材武
擅場精敏罕儷屢衝邊已及四載慎守官不易
初心金州守備王善政安靜不擾明達有為增
險隘而垣墉屹乎高堅備戎器而鎧甲煥然整
飭以上二員在趙之牧年資已深才力並茂以
未有相應員缺獨覺久淹在王善政才守甚著
拔置宜先以經手海運事繁當留終績俱應加
遊擊職銜以勵其志仍候遇缺推用者也如正
兵營督陣鐵嶺衛指揮使李有華張弓百發不
虛遇敵千人獨往搗穴每身先驍騎摧鋒輙手

斬強胡本官從征已十二年臣等居常與鎮臣
論大營將才自李平胡李寧李興之外次即及
有華今李興死難乎其繼即以有華督其營伍
且其年勞最久衆所推服應量加備禦職銜以
便統率而造就於將來者也原任遊擊今革職
劉崇正素閑邊務尤熟夷情每折市虜以片言
曾却強胡之十萬蓋崇正起家行伍以親斬首
虜至副千户以部下捕斬至都指揮使歷官鎮
静堡守備守關門撫市夷最久推陞高平遊擊
以虜入犯高平具報殺虜人口不實臣等恨其

欺也而參論之然督率修工未甞没其勤以寡
禦衆未甞没其勇緣衝邊用人不無有所惜於
崇正者而至革其流官又盡削其實職不復録
其生平之勞真足以明罰而爲欺蔽者之戒矣
第市夷所信服惟崇正爲最去秋虜擁十萬騎
壓關門意欲挾賞如宣大其勢甚張鎮臣整兵
以待臣等令沿邊將領嚴守備而令通夷語員
役諭虜以利害不少假借虜竟遵我約束入市
而去而内境秋毫無犯者崇正之力居多也臣
等輩以爲虜不入而將士無功乃邊氓之實福

此之為功不數首功此之為力亦不數殭兵數
萬而不敢一跳
聞者恐蹈誇詡之誚也今與事之臣如叅將郝夢徵
遊擊蔣位守備高良弼戴良棟等皆見任事向
用而崇正獨依然一卒非所以酬勞而示勸矣
臣等昔不敢蔽其罪而今不敢掩其功也若劉
崇正者所宜量復其守備職銜以便撫夷而責
後効者也原任遊擊吳大績志欲吞胡才能集
事發大砲開原之績已著練火器孫陞之效可
臻應俟臣等具

題錄用者也又查得各營中軍千把總等官如正
兵營前鋒裹家丁右哨千總安樂州都指揮使
李尚仁前鋒擺撥哨千總鐵嶺衛都指揮僉事
金尚禮前鋒外家丁中營中軍鐵嶺衛指揮同
知詹鞠養中軍哨千總定遼右衛都指揮同知
趙栢前鋒裹家丁左哨把總盖州衛正千户鄒
添福前鋒裹家丁右哨把總廣寧左衛實授百
户徐義已經臣等屢薦或勇敢止宜於大營者
俟再積功勞而加銜委用或才猷尚堪以專任
者俟遇有員缺而會擬題

請俱不復署考外如正兵營前鋒裏家丁左哨千總
廣寧右衛指揮同知馮文用貌偉氣雄藝閑志
銳勞已積乎八載名頗著於一軍前鋒外家丁
左營左哨千總義州衛指揮使雷應坤斬級素
多督戰尤力功名則身自致勇敢則衆所推選
鋒左營中軍盖州衛指揮僉事卞世強年少有
膽力強善射志頗切於功名才已練於行陣選
鋒右營右哨千總鐵嶺衛都指揮使熊鑰矢志
從征射素優於貫甲挺身赴敵勇每著於登先
選鋒中營中軍鐵嶺衛都指揮同知李世勳昔

曾守堡衆皆服其不苟近取隨營人已稱其善
射選鋒中營中哨千總鐵嶺衛都指揮同知俞
成功力能挽強巧堪破的當鋒矢石不避練卒
部伍可觀右哨千總廣寧左衛指揮僉事羅九
成才識精敏技藝優閑執旗號令嚴明總哨戎
機曉暢前哨千總義州衛都指揮使陳一諒謹
不喪守勤不辭勞東營兵深得人心練火器足
寒虜膽中哨千總廣寧右屯衛都指揮僉事閻
爭坐大營領哨征防備歷險艱右屯督工日夜
不辭勞苦火器哨千總廣寧左屯衛指揮同知

王評年青志潔才練技優干城之寄可堪箕裘之業克振前鋒裏家丁左哨把總金州衛指揮使張九叙騎射優長膂力強壯舍九矢而貫革策匹馬以攖鋒選鋒左營左哨把總廣寧中屯衛指揮同知張王年力富強膽氣精鋭雅負戚胡之志不忘報父之讐右哨把總廣寧左衛指揮使徐純美精敏有識勤慎多能訓練熟於戎機奔走勇於任事右哨把總廣寧左衛指揮同知傅廷立通練甚有吏才醇謹守其家教元是青衿之舉首今為武弁之白眉遊兵左營中軍

廣寧中屯衛都指揮同知王汲廉能恤士力足
兼人忠勇不墜家聲勤敏克閑邊務開原兵備
道中軍三萬衛指揮同知王守官状貌魁偉膽
力梟雄衛邊可使當鋒屢處囊終甚脫穎遼陽義
兵營中軍定遼前衛武舉署指揮同知王之翼
熟諳韜鈐素嚴操守才長於訓練功著於督防
海州叅將營中軍本衛指揮僉事張棟才優幹
理識達機宜修防慮謹徹桑簡練志存横草本
營中哨千總海州衛武舉署百户王世榮清謹
之操醇雅之度脫身還自沙漠談胡能悉情形

寧前道義兵中軍寧遠衛署都指揮僉事王宗
堯英姿颯爽壯志雄飛出竒頻斬強胡選鋭每
摧勁敵寧遠叅將營中軍寧遠衛指揮使董耀
威熟知邉務通曉夷情修防備歷艱辛追逐屢
能捕斬寛奠叅將營中軍定遼中衛武舉署指
揮僉事鄭重貌偉不群志絜有守胷中素諳韜
畧塞上可倚干城遼陽營選鋒千總東寧衛指
揮僉事李建邦内行能修鄉評甚重引強可以
命中擣穴屢有首功開原叅將營後哨千總三
萬衛署指揮僉事皮承徳三寸懸河一身是膽

守堡已稱勞績領哨益見才能本營中哨千總
三萬衛指揮使劉大宗貌不踰中人勇可當強
虜素挾穿楊之技兼稱茹蘗之操本營前哨千
總三萬衛指揮同知管應律任事勤慎較藝優
長簡閱士馬精強督造甲兵堅利鐵嶺遊擊營
右哨千總本衛指揮使李元相年力強壯騎射
熟閑訓練早著能聲操持更多清譽守熊岳堡
盖州衛武舉署指揮使文濟武丰儀秀整意氣
發揚居官志切修名守堡事咸務實守撫安堡
三萬衛正千户鄭一道恪遵家教謹守官箴雅

志存乎建功推材終當賞拔打造軍器委官定遼後衛都指揮使葉資存心謹實歷練老成管中軍井井有條造軍器種種適用以上諸臣均應紀録以俟遇缺推用者也又查得正兵營督陣加銜遊擊李某市井小人衣冠大盜委署義州營務惟知貪利自肥任旗牌劉可進為爪牙橫張暴虐倚家人李得保為心腹大肆誅求壓買糧米而騷動乎屯軍借言查點而苛罰乎邊堡出邊伐大木四十餘根已犯條例矣雖弓箭腰刀氊皮之類亦滿載而歸占賣養廉糧三百

餘石嘖有煩言矣雖皂靴絨襪麻線之類亦盈囊而取查其科歛大安堡軍椰伯松等贜銀共一百数十餘兩已犯遼東等處沿邊地方副參遊等官科歛軍人財物贜至百兩以上降一級改調煙瘴地面帶俸差操之例該臣發分巡道究問備細招冊見存但遼左戰地也二千餘里之間苦於人少而難為守今四方充發之軍多發遼左遼左應發各邊之軍臣等尚欲特
請而填實寧前況久經戰陣之官一旦發之煙瘴地面風土不宜未必不率其妻子病苦以死是於

彼中無益而遼則失一堪戰世官矣臣等以為
應將李某遊擊職銜併身自斬獲功級悉行查
革仍於其祖職副千户再從重降級姑發原衛
帶俸差操以為武弁貪縱之戒者也原管前鋒
外家丁中營加銜遊擊鐵嶺衛都指揮使秦某
出身本自家丁逕官不修名檢賣丁歇役詐知
尺籍之空虛剝衆肥家不顧部卒之嗟怨營利
則令佟繼美等各領低銀有差責其厚息索雜
糧千石被告亦屬有因宣淫則姦占謝大姐見
其事發難掩配與家丁出扇馬一匹人言不為

無據仗勢虐下軍士久已寒心以卑凌尊僚屬共為側目查其役占家丁林和等六名賣放家丁張松等八名已違役占賣放備邉壯勇之例但其驍勇絕倫遇虜敢戰大將深惜之所當華其遊擊職銜併查例降級仍令隨營立功者也蓋遼左大營將領其功勞比之他處固為獨多而

朝廷所以待之則亦不薄其流官大者至副叅將遊小者亦為守備備禦其實職則自指揮千百户而上至都指揮使者不知其凡幾也人人有

功則人人蒙賞加銜加級何歲無之若有功則
賞而有罪不罰何以示勸懲不肖者與賢者並
容何以明趨舍如李平胡之忠勇樸茂恬然安
貧絕無外慕之心李寧之慷慨公誠了然大義
且有先機之智此二臣者眞無可議臣等何嘗
不敢愛而優禮之培植
國家人才以共圖邊疆大計臣等之職也亦臣等
之心也乃若李其秦其之輩盡託言於用易去
貪任其縱而不之懲彼且自挾其勇以爲有賞
而已罰所不得加驕悍日甚上之弁髦法紀下

之魚肉軍丁急則釀成禍亂者必此輩也故臣
等不敢以姑息而使
朝廷之法不行於若輩也又查得長安堡備禦潘
陽中衛武舉署都指揮使王某器本斗筲欲如
谿壑守官碌碌三年不見寸長嗜利營營四堡
動多煩擾指稱科歛則王賽等銀三十兩馬元
等銀十一兩悉入私囊役占軍丁則蔡寅等之
造漆器張成等之造木器俱充家用令許成等
赴莊種地豈是屯田調張銳等出境捕魚無非
網利此一官者操守已壞驅策難前所當革任

田衛差操者也所有前項員缺急宜推補又查得瀋陽營中軍東寧衛武舉署所鎮撫高應選癸跡武科留心營務三軍之氣能振一面之寄可當正兵營中軍哨把總廣寧後屯衛指揮同知胡澤貌偉氣雄機圓事練力戰功勞甚著通才邊腹皆宜以上二員俱堪推補長安堡備禦者也再照遼左將領率用遼人以其習於戰鬪也不易推之他鎮而大營將領多起行伍以其短於政事也又不易推之外城故外城將領年勞最深而不得調者稍議加銜以免其積薪之

嘆大營将領操征最久而不得用者亦稍議加銜以慰其伏櫪之嗟此事理人情不得不然非臣等敢假名器以市私恩也獨不宜濫及如近日科臣之議慎之又慎耳或又於賞罰進退之際不少假借耳若窮年一官於胡虜之衝而不得進跬步終身一校於鋒鏑之下而不得沾虛名何以鼓舞壯士為孫陲效用哉此遼鎮加銜一節所當申明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将臣等所議再加查酌

題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類報邊情

題為類報邊情事萬曆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鮑希顏呈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時准管義州參將事遊擊王紹芳手本案照節蒙總督撫鎮衙門咨文牌案及准本道火牌俱稱節據關西喜峯等路并山海及本鎮各路副參遊備等官王維貞等傳報土蠻等會兵要在廣寧錦義寧遠等處講要比照宣大馬市

貢賞依了便罷不依就搶地種不成通行各官嚴

督加謹防禦又准本道手本蒙撫院憲牌照得
民間耕種之際恐虜賊搶掠耕種人畜請行加
謹哨瞭責令千把總守堡等官帶領官軍家丁
隨處防護等因本職遵依分撥把總楊應元帶
領選鋒外家丁五十名設防大定堡本官下管
隊陳守節帯領家丁五十名跟隨守堡張盤貼
防大安堡步哨把總趙應旋帶領步軍五十名
設防大康堡家丁把總百户朱永受委督裏家
丁楫揮潘應商帶領家丁八十名設防大平堡
至本月二十五日據義州備禦李都呈二十四

日午時據守大平堡百户林有陞差夜不收姚
國付報稱二十三日夜有達賊二三十騎不知
從何地方進入深至堡西腹裏井家溝臺甲軍
知覺前賊即於本堡鎮遠衛臺出境順擄鄰臺
墓山新臺墩軍一名黄老漢並無擄掠別項人
畜本日巳時李都又據大寧堡出哨夜不收金
三兒報稱哨至黑鷹山臺空見達賊蹤跡約有
二三十騎順邊徑奔右隣大平堡地方去訖本
時分本職又據太平堡夜不收汪四兒報稱有
貼防把總朱永受等於卯時分據出哨夜不收

陳守良報稱達賊出境二三里在燒荒山頂上
站立許久方纔西去朱永受等據報前賊不遠
挑選好馬家丁追趕出境去訖本職恐朱永受
等墮賊誘計一面差夜不收官謝應召帶領夜
不收陳加友等星飛追趕朱永受等一面帶領
本部官軍馳赴大平堡應援於午時分馳至鎮
遠衛邊墻下見朱永受等挑下弱馬家丁并守
堡官林有陞帶領本堡步軍在邊接應本職責
令旗牌方世明監督林有陞并步軍回堡及審
本臺甲軍王官回稱丑時分止見達賊二十

餘騎從墻裏往外奔走在焼荒山頂上站立一
會往西下去又有六七十騎在墻外分為三枝
亦在焼荒山下并石夾子溝掩伏至天明時各
俱往西去訖前賊去不多時潘應商不聽王官
等稟報就赶追出計此時約走二三十里本職
知係被誘復差夜不收趙子良等跟赶續據本
役回稟赶至墻外三十餘里地名王伯山岡迎
遇在陣走回家丁韓世禄等說稱朱永受等在
賈家莊寨撞遇伏賊突起不知多少將家丁衝
散我們跑来本職見得賈家莊寨離墻五十餘

里樹木稠密孤兵不敢前進在墻張疑接應至申時分有備禦李都帶領兵馬亦至本堡邉墻策應其前賊赶散家丁姚達子等俱從各邉隘口陸續分投進入查得未回營被賊赶散死傷指揮潘應商把總百户朱永受二員原撥設防家丁徐良朋等二十五名并潘應商等臨時隨帶在城及分撥狗河寨防種家丁張天伏等一十四名原赶朱永受等夜不收陳加友等二名擄去城堡遠哨夜不收沈世舉等二名共計未回官丁夜不收四十五員名射死官馬一十一

匹擄去官馬六十一匹盔甲各三十七頂副被傷家丁楊奎等一十九名續擄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四日各邊隘口進入家丁劉得名等五十六名禀稱朱永受潘應商被賊誘至賈家莊窠突起逹賊先約有二三百騎前來衝敵朱永受等督率家丁齊力射斫連衝數陣從西北又來伏賊約有四五百騎官丁力不能支四散跑走騰山鑽林揜藏夜間聽得逹賊營內哭聲震動必有互相死傷但四日內尚有回營家丁未知盡否存亡緣係未經回營人数不敢

隱報欲再待各丁進入恐稽遲日期先行移文
到道看得督防把總百戶朱永受指揮潘應商
出境追賊致墮誘計軍丁半回半沒實各官輕
敵而妄進二官死何足惜但事關邊機軍威何
由而振耶可憫可恨除候本道親詣查確另報
等因到臣又據管義州參將事遊擊王紹芳呈
報相同據此案照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據整飭
寧前兵備僉事王邦俊呈據中後所遊兵營中
軍指揮何承勳呈據守高臺堡指揮陳爲國呈
本月十八日卯時據原差出哨夜不收孫文舉

報稱寅時分境外達賊三十餘騎徑奔本堡地方秉黑進入本職即差孫文舉等分投走報間有預撥本堡設防把總許仲守帶領官丁五十員名順墩往堡西哨探至戴家嶺臺西空前賊從墩外林內突起許仲守督率官丁過墩奮勇衝斫斬獲首級三顆得獲達馬六匹并盔甲各一頂副及夷器等件被賊斫射傷軍丁孫世平等九名射死官馬七匹射傷五匹餘賊敗奔山林去訖等因又據本道呈據寧遠衆將祖承訓火牌差夜不收陳南益報稱本年正月二十五

日申時據守白塔谷堡百户鄧國臣差夜不收唐銀禀報本日未時分有達賊五十餘騎徑奔白架山臺西空進入各臺舉放煙砲鄧國臣一面差唐銀等分投走報一面與參將營預撥設防隊總李尚得等各帶領馬步軍丁出堡擺列前賊深至堡後莊窠嶺撲掠樵柴人役鄧國臣督遣李尚得率領有馬軍丁各用鎗砲火箭弓矢直前衝斫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夷器等件射死達馬三匹被賊射斫死家丁一名王仲春被傷陳祥等四名射死官馬八匹射傷九匹賊從

原路出境去訖等因又據本道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王維貞火牌差夜不收梁文昇報稱本年正月二十八日申時據三山營堡原差出哨夜不收張舟報稱境外達賊百十餘騎徑奔堡北大古路口臺東空進入各臺舉放砲火守本堡千户張世臣督軍擺守堡城仍差張舟等分投走報王副總兵并遊備等官領兵追襲四集賊見即時退從原路出境時有本堡設防協守營家丁百總王武等奮勇追赶出境到於地名大孤山離墻三十餘里前賊復回迎敵衝斫一

虜斬獲首級四顆得獲達馬一十六匹并盔甲
各二頂副及夷器等件被賊射斫傷家丁牟仲
儒等五名射死官馬七匹射傷一十三匹等因
本年三月十四日又據分巡道副使鮑希顏呈
本日申時據坐營中軍吳嗣勲火牌報稱㠶巡
撫顧都御史會同鎮守李總兵計料前賊調兵
聚衆聲犯挾賞雖頻年故態其勾引誘聚實把
免兒等酋導之今春深草茂得以驕騁先機發
兵預奪其壘以伐狡謀土蠻等酋聞風亦自斂
戢隨將正遊二營挑選精銳兵馬一千二百騎

令副叅遊擊李平胡李如栢李寧塗寬奏得倚
史儒劉仲文致仕副總兵李得全親兵官李如
梅督陣官李有華備守髙良弼李繼武髙貞帶
領千把總馮文用等官軍牽騎馬匹隨帶火器
於三月初十日申時從鎮遠堡舊岐山臺東空
出境且哨且行十二日申時據李平胡等差把
總魯友時等報稱職等行至地名長安鋪兒離
墻約三百餘里適遇躧路先鋒精兵達子即來
迎敵李平胡等申嚴號令督率官軍家丁降夷
各用槍刀弓矢火器一擁衝斫混戰一處賊見

勇猛難支退怯奔遯我兵黑夜又兼河溝陷泥馬不能渡在陣斬獲首級四十一顆內降夷卜向化把漢等認出李繼功斬賊首管代一顆得獲達馬四十三匹盔甲各三十八項副臂手一十九副并夷器等件陣亡官一員李有榮被傷官軍家丁降夷趙維藩等九員名射死官馬四十八匹兵馬於十三日申時從鎮安堡岐山臺西空進境等因本年四月初七日又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栗在庭呈准協守遼陽副總兵姚大節瀋陽遊擊

金承武各火牌報稱先蒙撫鎮牌帖并准本道
手本通行各官嚴謹哨備防護耕種屯民遵依
會同本道分撥千把總馬九皋等赴各堡屯駐
防姚大節與車營遊擊王印各亦駐適中長安
等堡截剿本月初三日巳時據瀋陽長營堡夜
不收張二稟報本日卯時分達賊約三百餘騎
從本堡北沙堝臺水口進入分為二枝一枝徑
奔本堡二門與設伏把總趙烈等衝敵一枝約
百十餘騎順李官兒屯徑過渾河奔遼陽長勇
堡界蘇胡子堡當有本堡設防家丁千總馬九

阜即整兵掩伏俟其半渡一擁突出向前混斫一處斬獲首級四顆得獲達馬一十四匹并盔甲夷器等件射傷家丁周文紀等九名并官馬八匹又有金承武與瀋陽備禦李新芳各領兵合營馳追至李官兒屯前賊遥見即来迎敵金承武督率官軍各用槍刀齊力射斫死傷達賊數多俱被鉤馱去訖在陣得獲達馬四匹陣亡家丁一名金伯隆被傷金尚禮等一十七名射死官馬三匹賊見各兵勇猛退從堡南馬門出境去訖等因各呈報到臣除首級聽巡按衙門

紀驗馬匹夷器給賞原獲之人陣亡被傷官軍
家丁降夷酌量優恤并各地方有無別項失事
仍行各道查勘外卷查先准軍門咨為將惰虜
驕邊情易壅謹酌議
奏報事例以袪積弊以肅邊防事准兵部咨該兵
科都給事中張希臯等題該本部覆議移咨各
邊督撫衙門嚴行文武將吏一切大小夷情多
方偵探隄備除零寇竊邊徼有踈失者照常年
終類報外若或聲勢重大虜掠數多如擺腰段
桒等事不時

奏報一面聽按臣查勘一面聽督撫處分其將官
報不以實者按臣先行查叅以治彌縫欺隱之
罪虜情事在可慮者督撫便宜行事務酌操縱
緩急之機俟督撫處治停妥之後按臣分別功
罪以
聞如科臣所謂無事苛責不至掣肘則虜情不得以
肆其要挾而將吏不得以恣其隱蔽矣等因題
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張　鎮守總兵官太保兼太
子太保寧遠伯李成梁議照今歲入春以來胡
馬漸肥兩河之間往往窺竊賴我沿邊將領防
禦甚密屢獲首虜雖無幾何亦足以示我有備
而挫虜之氣若鎮遠堡出塞之役不過選鋭卒
千二百人馬則倍之臣以爲偏師疾馳則大將
不宜輕出乃止鎮臣李成梁而以其子李如栢
與李平胡李寧率諸將士以往李平胡等出及
百五十里之外馬有疲不任馳驟者則令二百
人驅而還而以千人人各兩馬用降夷爲耳目

取便道而前及偵得虜諸將士皆趨利欲俱發而如栢平胡寧三人者皆不可曰孤軍深入無援今遇敵而俱縱縱則馬力必窮有如大虜起而乘我我何以應之且棄馬必不少矣於是以六百騎視形便止為營如栢掌之而平胡寧輩馳四百騎前迎敵竟斬虜梟騎四十一級而還而少失馬者此三人之力也凡與虜鬭人恃甲胄馬必先多死傷而遼左家丁之馬價以二十金若失亡多其所費價動以萬計矣當此

帑藏無羸之日徒聽將士趨利而弃物價猶之土

苴苟有體

國之心者所痛恤而不忍聞也故臣等於是役不多其首功而感三將之能惜馬圖萬全也乃不意後十有二日而有義州大平堡之事初傳虜之將近塞也臣等申飭之非不嚴遊擊王紹芳分防之非不密臺軍王官等瞭望之非不明而督防指揮潘應商不聽將令不信臺軍伏虜之言與朱永受徒以百騎輕出遠追而大平堡去義州十八里而遠及報至義州王紹芳統兵馳來則往返已三十六里是時應商等出已久紹

芳恐墮虜計遣人追之未及而已陷虜中矣臣
審陣前脫歸之卒言追虜時朱永受覺已遠數
欲還而潘應商惡其怯大罵之遂前陷虜永受
應商度不能脫與軍丁數十人殊死戰兵盡矢
窮而虜益集數十人皆呼罵應商陷我而死則
是敗也其爲潘應商之罪較然明也然應商志
在創虜而竟以身死其視遷延縱寇逃生而僨
事者有間矣臣等以爲若潘應商者仍應與戰
死李有榮朱永受一體恤錄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轉行巡按御史將前項獲功陣亡官

軍家丁照例酌議陞賞恤録與賊犯出入地方
有無别項失事隱匿情獘通行覈勘明實分别
功罪徑自具
奏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缺乏錢糧懇飭臣工協心體國以足經用

奏爲錢糧百分缺乏乞

中飭中外臣工協心體

國以足經用事該遼東管糧郎中周文卿會同整飭金復海盖兵備管苑馬寺卿事按察使郝杰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衆政栗在庭整飭開原兵備右衆政成遜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副使鮑希顏整飭寧前兵備僉事王邦俊將萬曆十五年起至十六年十二月終止收放各項錢糧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数目内開實在主兵銀一十四萬二千四百一十七两八錢四分零客兵銀七萬二千七百一十九两八錢七分零造送文冊到臣案照先准户部咨前事備咨前來煩將該鎮萬暦十六年主客兵馬錢糧查照節次題
准事理先列歲額次開管收除在其歲額比上年有無增減明白開具数目仍將主客用過正項并將催過民屯塩引錢糧比上年省費多寡各若干俱要從實開報其餘各項事宜查照上年事
規依期

奏報前來以憑具揭

進呈

御覽等因又准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咨同

前事准此俱經行仰各該守巡兵備道及廣寧

通判張守愚轉呈管糧郎中周文卿查取造報

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張　議照遼鎮糧餉通計本折之數一歲正

額不敷一歲支放往往預支半年以為常如十

六年下半年支放乃十七年上半年額餉十七年上半年支放則本年下半年額餉也查得十六年終全鎮分發之數在分巡道大營領餉至十一月止錦義右屯及廣寧邊堡至八九月不等止海蓋寧前二道俱至十月止開原道至八月止分守道至閏六月止中間薊鎮應撥十五年新增銀三萬兩未至寧前修邊行糧一萬八千兩部留未發按臣紙贖充餉銀三千兩已經

題減一千兩通計歲額內少銀四萬九千兩臣等與管糧郎中不得不視緩急通融支給而連歲

所運天津漕糧六萬石每石部止扣銀六錢臣
等酌量本鎮時價及運米脚費風波損失之数
每石初作銀一兩二錢後俱作銀一兩視部扣
留銀三萬六千兩大約可多銀一萬数千兩俟
完日另查
奏准本鎮塩糧照時估給商米一石價銀多至二
兩八錢豆一石多至一兩七錢而給軍則與本
色屯糧一例照石支放遼餉折色以四錢為率
是官費銀二兩八錢買米一石一兩七錢買豆
一石而給軍並作四錢不無太虧

國帑矣臣等酌量各地米價之貴賤軍情之緩急而與各道為之調停河西分巡寧前二道鹽屯米每石俱與漕糧一體作銀一兩鹽屯豆每石俱作銀六錢河東分守道鹽屯米俱作銀八錢豆仍作銀四錢海蓋道鹽糧米作銀一兩豆作銀六錢而屯糧止照舊例蓋南衛支折色之月每石止二錢五分而去歲之災南衛為甚故稍以本色補之開原道為全鎮極邊災甚而方用兵故鹽屯米豆悉照舊例大都河西米豆之價視河東稍加重焉以海運漕糧悉發之河西河

西軍士沾恵為多而勢不得及河東也此中所樽節蓋不必矣前項漕糧及屯塩米豆與預借半年之餉相兼分發各該軍丁少者尚不敷數月多者如守道所轄尚不敷半年安得於十六年終尚餘主兵銀一十四萬二千四百両有零客兵銀七萬二千七百兩有零為各庫實在之數也緣去歲之餉十月盡方至及分發各道已為十一月而營堡有造報部道有稽查然後管糧郎中定坐放之數各道發應支之票文移往還動經旬月則已迫歲終矣是時全鎮官軍歷

過糧餉遠者已幾一年近者亦逾半載或以支票未到而尚留在庫或以權宜救急而印領先給支票未到而尚留在庫者庫簿既註為實在印領先給而支票未到者庫簿亦不敢開除是以實在項下若見其有餘而實皆半年以前歷過之餉也臣等稽覈裁減不遺餘力非不有所節省亦安能補從來不敷之一年半載近來虧額之四萬九千乎惟本折坐放一節舊規也科鹽引錢糧徵納完日必俟管糧郎中委官查明然後坐派某月本色某月折色即以報部此其

職掌當然也而遼左豆過五月輙黑腐不可食米穀亦防陰雨浥爛連年饑饉各道之臣當青黄不接之時查在倉本色隨宜給散一以濟軍士之急一以免浥爛之患誠為公私兩便而管糧郎中坐派本折定数則已報部矣各道之臣往往文移請改而已無及矣故部臣若以為道臣擅權而不知其應從便計道臣若以為部臣掣肘而不知其未有前聞彼此数見參差往来駁正歸一頗費事矣臣等所以

奏報羈遲亦坐是也竊以為遼左邊長軍餉之給

散管糧郎中勢必不能兼既已屬之各道則每
歲當青黃不接之時聽各道查在倉本色隨宜
給放以濟枵腹愁眉之急而免黑腐浥爛之患
則道臣便仍一面呈詳撫按二臣一面移文管
糧郎中以定本色折色之数而為季報歲報之
地則部臣便此和衷共濟之義也而臣等亦便
於稽查
奏報矣今節年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数目既經管
糧郎中周文卿與各道備查明白造冊前来相
應具

奏乞
勑户部将臣等所議再加查酌議覆施行為此今將
萬曆十五年起至十六年十二月終止收放各
項錢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数目并接管年分
官員造完文冊一本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盖州等衛災異

題為災異事據整飭金復海盖兵備管苑馬寺卿事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郝杰呈據盖州衛呈稱萬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自午時從東南忽起狂風灰塵蔽空至十九日夜子時方止將南城楼東垜墻吹倒五丈五尺東城楼南城垜墻三丈又一空垜墻一十一丈五尺共二十丈刮倒鍾楼頂脊併居民嚴儒等瓦房五間吹塌房屋刮落瓦片難以計数又將佈種出土大小麥穀等苗刮傷等因又據整飭開原兵備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成遜呈准鐵嶺遊擊董文貴手本據鐵嶺備禦崔吉禀據守鎮西堡指揮鄭聞詩禀據沿邊暗瞭墩甲軍陳士學禀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夜亥時分本墩西北角旗杆頂上忽起火光至本夜子時方滅又據守殷家莊窠堡指揮施霖禀據沿邊平頂山墩甲軍徐洪禀稱本月十九日午時分本墩旗杆三根一齊起火本時隨滅等因各呈報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元看得頃者盖州地震有聲已屬災異臣等不勝恐懼曾幾何時而風火之異又

迭見於盖州鐵嶺之間夫大風壊城傷苗則荒
之兆也邊臺旗竿火光則兵之象也遼左連年
兵荒危苦萬狀若復出此益何以堪顧變不虛
生必有所召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而
天心仁愛
皇上故先示異而使為備耳除臣等痛加修省及申
飭文武將吏一體修禳嚴行哨備外為此具本
題
知